



【史海钩沉】

岱庙遥参亭何以「草参」变「遥参」

人们游览泰山岱庙，从正阳门进入，而紧邻的遥参亭往往被人忽视，其实遥参亭是岱庙建筑群南北轴线上的第一组建筑，实为岱庙的入口，民间曾有“参拜泰山神，先拜遥参门”之说。该组建筑为一座两进院落的庙宇。唐代，此处称“遥参门”，大概当时这里仅是一座门。宋代在门内建亭，才有了“亭”的称谓。当年帝王来泰山祭祀时，都要在这里举行简单的参拜仪式，再进岱庙正式参拜泰山神。故明代以前，这里曾被叫做“草参亭”。明代扩建后改为今名。

□孙晓明

一字之差，为何易名

遥参亭大殿正门之上悬有大匾，上书“资生普润”四字，为清代乾隆皇帝所书。遥参亭分前后两院，南为山门，门上匾额书“泰山第一行宫”。遥参亭大门南建有遥参亭坊，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。石坊四柱三门，宽9米，通高5.8米，冲天柱式，柱头雕刻神兽，上部有门楣、额板和额坊，雀替。坊额书“遥参亭”，额坊正中有三宝火焰纹珠，坊左右旗杆高竖。遥参亭坊两侧有一对铁质雄狮，造型朴拙，通体黝黑。

山门内有仪门，两旁对联书：“倚山踞城无双地，奉神祈福第一宫。”遥参亭后院有四角亭和北山门，院内古银杏树高耸入云，北墙下立有石碑数通。其中最有名的是禁止舍身碑，此碑在遥参亭山门内东侧，刻于清康熙五十九年(1720)，额题“禁止舍身”四字。此碑原是康熙四十年(1701)二月，泰安民众为纪念知州张某等所立的功德碑。立后19年，泰安州事张奇逢借用此碑阴碑，刻制了禁止舍身碑文。泰山极顶上有“舍身崖”，古时多有民众为祈求父母病愈或其他原因而许愿舍身投崖者，此碑文反复劝导香客不要投崖舍身，言“舍身能成仙、报亲”之说纯属诬妄。

遥参亭，原名草参亭。宋话本小说《杨温拦路虎传》中“岳庙赞”云：“草参亭上，垆内焚百和名香。”《水浒传》及元杂剧《双献功》中亦多次出现“草参亭”。弘治《泰安州志》卷一《祠庙》云：“(岳庙)岱岳门正南有草参亭，前达通衢，亭有铜镜一面。”可知宋元至明初，亭皆名草参。其改名遥参，已是明嘉靖朝之事。明吕颐《遥参亭》诗云：“参亭人共挹，易草以遥名。”下自注云：“旧名草参，老亲(吕经)参政分守时改云。”吕经(1476—1544)，字道夫，号九川，明朝正德三年(1508)进士，官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吕经任布政使司右参政，在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间，那么，其改亭名当在此数年中。嘉靖八年(1529)修《山东通志》卷二一《官室》称：“遥参亭，在泰安州岱庙前。”

那么，为何时人要将“草参”易名为“遥参”呢？明《泰山志》卷二《灵宇》云：“庙前有亭，曰遥参亭，前为遥参门，门之前为御街，宋东封警蹕之地，而实为庙之第一门也。旧榜曰草参门。门中有台，台再成，台上有亭，亭重檐四面，十有六角，绮丽。前榜曰‘岱宗’，盛中丞秋林书，为岳榜诸书之最。在昔有事于岳者，先拜于亭而后入庙，故曰草参。今有司遇祝釐于庙，罢则仪从由亭门而出，犹古之制也。亭今列屏鉴，方圆各一，高六尺许，鉴前雕座置元君像，四方来谒顶庙者亦先拜焉，故又曰遥参亭云。”此亭之设，原作为岱庙崇祀之序曲，凡恭诣庙庭、致祀岳神者，皆须先在此演习参拜(以免正式行礼时失礼)，再入岱庙举行正礼，故名“草参”。《泰山志》称“有事于岳者”，其祭拜之对象，明显为泰山主神东岳大帝。到了明朝中叶，随着碧霞元君影响扩大，信众开始在亭中增置元君神像，由此成为香众到泰后先期拜祀之场所(官府因此在此亭置香税征收处)。自此亭“与庙隔”(《泰山道里记》)，不再是岱庙之附属建筑，而发展成为一处独立的空间。原来香客初祭于亭，是针对岱庙正祀，故名曰“草”；现在祭祀

神主变更易主，香客祭此，不再是祀庙预演，则是远对于岱顶之碧霞宫(即明《泰山志》所云“顶庙”)，作为朝拜元君的肇始。正由于亭祀内蕴的改变，所以时人才易“草”为“遥”，以合其实。

“亭子门首”成地标建筑

旧时，人们将遥参亭前一带称为“亭子门首”，泰安附近的三里庄、七里埠、十里河等地名就是以亭子门首到村庄的距离而命名的。为什么亭子门首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成为老城的地标建筑呢？

泰安是一座因泰山、岱庙逐渐发展起来的老城。唐代以前，泰安地区人口稀少，多为一些管理山林及庙务之人。唐代以后，泰山南麓官方活动日益频繁，民间香客也逐渐增多，围绕岱庙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集镇。北宋初年，官府将奉符县治设立于此。金元明清时期，更是设州、设府，一直是鲁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。因岱庙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，其南门(正阳门)至遥参亭附近也一直是这座城市的中心。

遥参亭前为泰安南北干道通天街和东西干道升平街相交的丁字路口，东离泰安府衙很近，南距泰安县衙不远，附近有城隍庙、文庙、关帝庙、龙王庙、财神庙等祠庙，饭馆、药店、布店、成衣店、山果行、杂货铺、肴肉店等商铺林立，是城内居民日常消遣、购物，城郊农民进城买卖生活用品的主要去处，加上南来北往的官宦、客商和香客，终年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的市井景象。有个例子很能说明当年餐饮、商贸的繁荣，一家挑担子卖甜沫的，因常年在遥参亭前经营，从早卖到晚，客来随要随盛，于是泰安城有了一句歇后语：亭子门首的甜沫——现盛(成)的。

清光绪年间，为解决城内居民吃水问题，泰安地方官员捐资开凿水渠，自王母池下引东溪——梳洗河之水入城，环绕岱庙后灌注遥参亭前，入大池以停奔湍之势。水势旺盛，清流滚滚，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用水，渠曰“曹公渠”，池即“双龙池”。由此，遥参亭前又多了一项为泰城居民供应生活用水的功能。

过去的遥参亭不仅仅是岱庙的前庭，还承载着其他社会功能。明代收泰山香税时，遥参亭是官府收税之处，香税官在此办公。民国时期，许多重要会议、集会都在岱庙遥参亭举行。

历经风雨的纪念碑

在遥参亭双龙池前，立有一块石碑——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。这块石碑是为了纪念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而立的。五三惨案发生在济南，为什么会在泰安建纪念碑呢？五三惨案发生后，泰安工商界及民众曾多次在遥参亭前游行示威，强烈谴责日军在济南的暴行。次年5月，为纪念“五三惨案”一周年，在遥参亭前举行群众集会，悼念遇难同胞，并在双龙池北石栏外立“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”。

1937年底，日军侵占泰安城前夕，泰安民众将此碑埋于遥参亭南墙根下，其碑座仍留在原处。1983年春，驻泰部队植树挖穴时将碑挖出，遂立于原处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泰安市作协会员)

□陈光军

当芦芽破土于渤海滩涂，当麦苗在故道旁舒展新绿，陈氏子孙自八方归乡，立于利津陈庄祖墓之前，任黄河故道的春风拂去襟前征尘，让血脉深处的记忆漫上心头。此刻的叩拜，是穿越六百年的重逢，是跨越时空的心灵交融。

六百年前，洪武移民。始祖裾、浩、兄弟携妻负子，离三晋而赴齐鲁。遥想当年，先人背负的何止是粗陶瓦罐？是晋中平原的月色与乡音，是汾河谷地的春种秋收。黄沙漫道的迁徙路上，先祖以双足丈量山河，用脊梁撑起一方新天——披荆斩棘开垦荒原为沃土，刈苇编席构筑栖身之所，更将三晋耕读的火种播撒在齐鲁大地。

风霜载道，足下血痕化春草；星月为伴，肩头星火燃黎明。山西洪洞大槐树，泪别故园三千里；鲁北黄河滩涂地，手植桑梓六百年。陈氏一脉，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、繁衍生息。

六百年间，陈氏子孙如星火燎原，自利津故土向四方延展。今逢盛世，族人奋楫，或躬耕陇亩，以稼穡为笔，绘就《齐民要术》新篇；或执卷杏坛，以诗书为犁，深耕《论语》沃壤；或负笈远洋，携《天工开物》之智，融西学东渐之潮；更有将军披坚执锐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壮家族之威。

续观寰宇，亦有执科研之牛耳者，破封锁如利刃出鞘；亦有秉清廉之政风者，治一方水土以安黎庶；亦有拓商路于四海者，凭诚信经营誉满南北；亦有文坛翘楚，笔墨纵横间尽显家学风骨；更见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，为祖国争光，为家族添彩。此皆因根系大槐，魂牵故土，故能枝展八方而不失本，叶茂千载犹忆深根。

六百年后，今立黄河口，风声如先祖絮语；望断大槐影，新绿似故园叮咛。此刻的祈愿，是古槐根系深扎齐鲁沃土，是黄河浪涛激荡星辰大海。六百年前自山西携来的黍粒，已在渤海畔长成接天穗浪。明朝初年深埋的槐根，正于岁序更迭中萌蘖新枝。

此去经年，愿我们怀揣祖先勇毅追梦的胆魄，在新时代的大潮中，既做传统文化的守堤人，更当未来文明的弄潮儿。承祖宗拓荒之志，纵行万里不忘黄河涛声；继祖辈耕读之风，虽居广厦犹记锄犁之重。一如渤海湾潮汐永恒涨落，守根本而纳百川；更似黄河口沃土日新，拓新境而续华章。

站在祖先墓前，我们心怀敬畏与感恩。今以黄河为墨，渤海为笺，共书千秋家训。愿我辈血脉如黄河九曲，纵遇险滩亦奔涌向前；愿我辈筋骨似大槐苍干，纵经风霜仍挺立苍穹；愿我辈胸襟若渤海浩渺，纵纳百川亦澄澈如初；愿我辈气节如碱蓬傲雪，纵处荒瘠亦灼灼其华！

伏惟吾祖含笑九泉，佑我族人：心似澄澈秋月，长照故土桑梓；志若凌云之鹤，不负壮丽河山。以血脉为弦，弹奏家族传承的旋律；以家风为谱，吟唱岁月沉淀的诗章。承往圣之遗风，启后世之鸿业，进而弹奏六百年不绝的文明回响！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)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ilu@163.com

【故地寻踪】

渤海陈氏：从大槐树到黄河口